



評《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

國立臺灣大學日文學系教授

陳明姿



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
山折哲雄著；鄭家瑜譯
立緒/8906
ISBN 9578453396/平裝

這本書是由日本一代宗教大師山折哲雄撰寫而成的。山折哲雄出身於佛教淨土真宗寺，本該繼承父職成為家中佛寺的住持。但他在日本東北大學修完印度哲學博士課程後，卻未接管家中佛寺，而選擇走上學術研究之路。首先他留在母校東北大學宗教系任教，之後又轉到關東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最後又被禮聘到京都的國際文化研究中心。從該中心退休後，他又擔任奈良、京都等地私立大學校長至今。由於他的家學淵源，再加上個人的用心鑽研，使他對日本人的宗教意識有深切的瞭解。山折先生著作等身，《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更是作者數十年浸潤於宗教研究，並探索人心流變後撰寫而成的經典鉅作。

有不少日本人在被問及信仰何種宗教時，總會回答說自己是無神論者。因此乍看之下，好像很多日本人都沒有宗教信仰。然而，日本人口中所謂的無神論者，其實與西歐的無神論者截然不同。西歐因為經歷過層層運動，所以當他們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時，其實就是否定宗教信仰之意。但是日本人的無神論者卻是相當曖昧的。對一般日本人而言，被問及「你的宗教為何？」時，等於是在問他們：「你的宗教是一神教或是多神教？」，亦或者甚至是「你為何排除其他的宗教而信仰這一宗教」。並且比什麼都更強烈的要求他要下明確的決定。當

然，這種具有攻擊性的問法，其實是源自於基督信仰的思考模式，也是一種發自西歐文明世界的質疑。面對此一質疑，日本人確實很迷惘。元日時參拜神社或參加村中祭典，因此似乎應該要回答自己的信仰是神道，然而當想起葬儀以及春分、秋分祭拜祖先的情形，似乎又該回答自己是佛教徒。可是不管是出入神社或者是去寺院，這卻又與主體性的信仰不同，因此日本人下了一個結論，那就是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

然而日本人的無神論並非積極否定神的存在。一旦大自然發飆、展現威力時，他們就會感受到大自然背後神靈威力的存在。所以如果說近代西歐所呈現的事蹟接近無神論的話，那麼日本人所呈現的則是溫和的無神論、含糊籠統的無神論。不過，這其實是一種由心理上產生的對宗教不感興趣的偽裝態度。在面對「你的信仰為何？」這個問題時，日本人注意到了自己內心深處對宗教的漠不關心，因此便籠統的回答說自己是無神論者。然而，這種曖昧的無神論，卻又與感受到大自然背後神靈威力的敏銳無常感互為表裡。像這樣對日本人的宗教意識以及日本人與西歐人的宗教意識作如此深入探討分析的，不僅在日本，即便是全世界也屬首遭。

此外，常有文學家會批判宗教，山折先生也從這些人的潛在意識來探討他們的宗教態度。有名的俳人正岡子規經常批評宗教，可是經山折先生透過子規在病榻所寫的《病床六尺》來加以精密的分析他的深層心裡後，卻又讓人有意外的發現。子規臥病在床時是靠胞妹律在看護他，換句話說，在他的病房裡，與他互動最頻繁的就是律，因此他的《病床六尺》裡剛開始時常寫律的事情，如在痛苦、煩悶之餘，他總覺得律個性固執，並且對自己十分冷淡。但



同時他也知道除了這個妹妹之外，沒人能照顧他，因此他還是對她存著感激之心。之後也有教徒來探病，但不管是耶穌基督或者是阿彌陀佛都無法減輕他目前「不斷加劇的痛苦」，因此他有時也會揶揄基督，調侃佛陀。但他並不是完全否定宗教，如他曾說過：「不信基督教者，上帝救贖的手是不會伸過來的；不信佛教者，便無法忍受每天南無阿彌陀佛的日子。」他只不過是沒有辦法進入他們的世界成為一位真正的基督教或佛教的信徒而已，而並非是全然地否定神佛的存在。不過，最後他終於逐漸將目光轉移至病床六尺周圍的「自然」與自己的關係上。他感受到自己與「自然」的相互替換、相互浸透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對他而言是最能救贖他生存痛苦的方法。他從這種關係中可以獲得一種接近恍惚的感覺，或是無私的短暫片刻。

書中，山折先生指出像子規這種處理不如意事情的方式，其實也是帶著宗教色彩的。山折先生的說法或許稍嫌大膽，但若不限定宗教的形式來看的話，子規這種藉由「自然」的互動，而達到暫時忘卻自己病痛，進入恍惚境界的情形，確實可說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換言之，子規自己或許不自覺，但在他的內心裡，確實潛藏著一股對宗教的渴求。

除了子規外，作者又提到另一位名作家夏目漱石。漱石與子規是莫逆之交，同時他也和子規一樣是站在批評宗教的立場。只不過，從漱石的作品裡仍可感受到潛藏在他內心深處的宗教意識。漱石的《門》、《之後》等作品都以《通姦》為題材，並且由於違反傳統倫理道德，作品裡的主人翁罪惡意識日益加深，於是《門》裡頭的宗助遂下決心去鎌倉參禪，但是他依然無法獲得內心的平靜，最後終於辭了山門。漱石對那時的宗助的心情作如下的描寫：「他不是能通過這扇門的人，但卻也不是不通過這道門就可以沒事的人，總之，他是個佇立在門下等待日落的不幸之人」，漱石的這段話

不只是道出了宗助以及漱石自己，更道出了近代日本人與宗教信仰間的關係。就連山折先生本身也曾有過這樣的迷惘，而這也是他決定出版這本書，將他幾年來思考過的問題串連起來公諸於世的原因。

然而，宗助最後又回到現實世界，而他與妻子阿米兩人之間的原有的一對一關係，也開始動搖。漱石在處理三角關係時，先將三角關係往一對一關係，再從一對一關係往「自我」的窄巷收縮過去。也就是說，犧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得到最高的幸福。作者認為就這點而言，漱石與子規做法真是如出一轍，漱石在晚年所追尋的世界，和子規在病床六尺的世界其實是相通的。亦就是說，他們最後在向「自我」詢問「自我」時，都展現出一種出乎意料的宗教態度。而這也是日本人的宗教意識吧！表面上或許是對宗教不感興趣，甚至是顯露出批判的態度。但是在遇到不如意之事、痛苦之事，或是生命的旅途上遇到瓶頸時，他們潛在的宗教意識便會顯露出來。山折先生對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確實有其獨到的見解。

此外，一般人常會認為宗教與科學是相對立的兩個領域，但山折先生卻指出它們兩者間的密切關係；日本名天災防治家寺田寅彥的「天災總是在被遺忘的時候來到」的名言，便是結合「宗教」與「科學」而下的結論。另外，山折又提醒大家，宮澤賢治也會在他的著作裡寫著「法華經之入門，可否用高等數學來解釋」的字句。山折以此來證實「宗教」與「科學」是可以對話的。此外，他在書中還介紹了木村泰賢、宇井伯壽、和辻哲郎的論爭，試圖引導大家來思考宗教的本質。

今日的日本，表面上似乎是一個呈現宗教兩極化的國家。有人對宗教漠不關心，以無神論者自居，但另一方面卻也出現了不少的新興宗教，還爆發了奧姆真理教事件，究竟日本人的真正宗教意識是什麼呢？山折先生這本書提供了我們答案。